



湮没的辉煌

夏坚勇 著

■ ■ | | 海上风丛书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湮没的辉煌

夏坚勇 著

■ ■ | | 海上风丛书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湮没的辉煌 / 夏坚勇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
2007.4

(海上风)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650 - 5

I. 湮... II. 夏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0737 号

湮没的辉煌

夏坚勇 / 著

责任编辑 / 欧阳亮

技术编辑 /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/ 王 慧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40 × 965 1/16 印张 23.5 字数 280,000

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000 册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650 - 5/I·84

定价: 29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修订版自序

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朋友来电说,《湮没的辉煌》出版已届十年,原先的出版合同谅已到期,希望接下去由他们来做。

我觉得这个“做”很有意思,就像木工瓦工说的那样,有一种手工劳作的讲究和用心细细的温情,那意思不光是把书印出来,还包括策划、装帧、宣传造势之类的一应事体。总之比出版更丰富,也更有人情味,一听就让你觉得很踏实。

搁下电话,我想,就让他们“做”吧,十年过去了,一本书早已落尽铅华,换一副行头重出江湖也未尝不可。

在人生的旅程中,十年不能算很长,但也绝对不能算短。这十年,我正值四十六岁至五十六岁,踟躅中年,虽然并未跨越不同的人生阶段,但蓦然回首,那种逝者如斯的况味便有如黄昏的细雨一般落在心头。中年是人生的秋天,虽有些沧桑但还不至于悲怆,关于这个年龄段的男人的质地,余秋雨先生在《苏东坡突围》中有相当精彩的阐发,在那一组高屋建瓴般的余式排句中,我特别欣赏关于“厚实”和“从容”的表

达,即“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”和“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”。男人因厚实而从容,就如同女人因美丽而自信一样,挺好!既无须声张,亦无须对别人察颜观色。我行我素,堂堂正正。这不是一种生命的智慧,而是一种生命的境界。对于男人来说,这是一段最重要的年月,蓬勃的青春活力尚未远去,喧闹的人生风景渐至归于朴素宁静,不知不觉地,鬓角上出现了白发,人变得散淡随和了,也雍容大度了。且放慢行色匆匆的步履,豪情尚在,却无复旧时;意气犹存,但决不“用事”。看淡了外在的事功,无论成功还是失意都是生命的盛宴。黄山谷诗云: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他当时才四十岁,就过早地显出一副满面沧桑、老气横秋的样子。年华似水,往事如烟,在世界上所有的权力中,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。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十年呢?以“十年”为单位来量度人生,就像以光年为单位量度太阳系一样,实在经不住比划的。对于一个人是这样,那么对于一本书呢?十年过去了,它会不会像一个中年人的容颜那样,被时间剥蚀,在岁月中慢慢风化?

至今犹记,那位书店经理当初用上海话发布的预言。其时《湮没的辉煌》刚刚出版,我应邀在上海淮海路和南京东路书店签售造势。书店经理(记不清是哪一家书店)是个很富于性格魅力的上海人,门槛既精,口才又好。为了强调某种意思,他常常喜欢在普通话中夹进几个上海方言的单词,虽有点卖弄,却卖弄得优雅得体。那天晚上他陪我喝了一点酒,也就越发地雄论滔滔。有些话听的时候虽然津津有味,甚至如醍醐灌顶,可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。唯有那两句预言这些年来一直历历难忘。他说:“依这本书啥辰光也不可能成为畅销书,却可以成为常销书。”

竟被他言中了。

十年来,《湮没的辉煌》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,当同类中一

批又一批的新贵们大红大紫、弹冠相庆时，他总是默默地倚在书店一角，素面朝夭、不卑不亢，任身上落满了灰尘。

但，又庆幸被他言中了。

十年来，《湮没的辉煌》果然畅销。其间，东方出版中心印了四次，台湾尔雅出版社印了六次，林林总总，发行量当在十万册以上。虽细流涓涓，不绝如缕，却是有源头的活水，那源头就是读者——总有些读者心心念念地牵挂着他。对此，我很欣慰也很知足。

这些年中，我收到了数量不少的读者来信，虽然电脑正在大举入侵我们的生活，但这些来信几乎全都是手写而不是打印的，读着这样的信，我更多了一层知遇之感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电脑里的打印文字只适合充斥着官话和套话的公文，私人信笺绝对以手写为好。中国的文字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符号，手写书信除去可以表达字面上的意思，还可以传递写信人个体的生命密码，你可以从那字体、布局、点划以及所用的纸笔中，想见对方的修养、性格、表情和语调，甚至还有他的身世境遇。而所有这些在打印的文字中恰恰都被“标准化”过滤了。因此，看打印的信笺总有一种疏离感。甚好！我所接到的那些读者来信都是手写的，他们都不会使用电脑，或者即使会也不愿使用。四面八方的来信中，有赞赏亦有商榷，有鼓励亦有纠弹。一笺在手，如沐春风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悦乎！当然，也有让我觉得迷惘的时候，例如那一次，复旦附中文科班的几个同学联名来信，要求我行使最终解释权。事情大致是这样的，他们的语文试卷选用了《湮没的辉煌》中的一段文字，这样的试题现在相当流行，无非是把一段文字大卸八块，瞪大了眼睛从中寻找微言大义。问题凡一二三四，答案有 ABCD，要你把正确的一种写在括弧里。这几个同学都不幸选择了同样一种与标准答案不同的符号，而且他们都坚信自己没有错，居然和老师一番 PK。在学

生与老师的PK中,老师无疑代表着权威。这几个同学觉得是秀才遇到兵,就想到了写信给我。在他们看来,若论对文章的理解,作者本人无疑最具权威性,也理所当然地拥有最终解释权。我看了那试题和答案,怎么看怎么觉得ABCD都说得过去,无所谓绝对的正确与错误。在回信中,我只能说,你们和老师都没有错,是当今这种散发着八股气的应试语文教学错了,这样的试卷如果让我来考,也肯定不会及格。

我一向是不给读者回信的,只把那份情意积淀在心底,慢慢体味,这次是唯一的一次,而且肯定让那几个同学大为失望。屈指算来,那几个同学该大学毕业了吧,他们或许早就忘记了那次考试,也忘记了那封让他们很感到无趣的回信。

前些时接一个远方朋友的电话,说易中天先生在一本书中对《湮没的辉煌》很是推重云云,听得我一头雾水。我向来认为读书乃性情之事,无须追逐时尚,市面上风行的书一般不大买,也不大看,当然也无从知道易先生在书中说了些什么。朋友起初还以为我故作矜持,待知道我真的孤陋寡闻时,便说了易先生那本书的书名,叫我买来瞧瞧;然后又谆谆教导一番,说有人推重总是好事,何况是易先生这样能呼风唤雨的学术超男和大众情人呢?一时倒让我十分受用,下班后便径直去了书店,众里寻他千百度,竟然没有找到。一问,说卖完了。端的是洛阳纸贵。

后来还是那位朋友给我寄了一本。他是个细心人,书中凡与我有关的地方都用折页做了记号。五六处折页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远方朋友温热的关爱和虚荣。顺着最前面的折页翻开,在一个新的章节的开头,易先生说:

“前两天重读了夏坚勇先生《湮没的辉煌》一书……”

接下来是几句“推重”的话,可以想见易先生那种目光如炬、侃侃而论的风采。毋庸讳言,我当时有点感动,其原因并不在于易先生的

名气以及他对我“气度”与“识见”的欣赏,而仅仅在于他是——“重读”,这两个字让我感到了自信和温暖。以我自作多情的理解,重读有如故人之间的寻找,其动机可以追溯到初次接触时相当不错的印象,古人所谓“最难风雨故人来”说的就是这种感动。在当下这个世风浮躁的时代,铜臭熏天,斯文扫地,读书已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,人们都忙里偷闲地到电视、网络,以及各种“吧”里寻快活去了,这时候,有人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旧书来重读,那手势和身影便有了几分古典意味,青衫一袭,茶香几缕,连那窸窸窣窣的翻书声也是令人怀想的。

为了酬谢读者中这样的古典手势和身影,我答应了上海书店出版社,让他们把《湮没的辉煌》再做一次,换一副行头重出江湖。

重出江湖,修订是例行故事。捧读自己十多年前的作品,心情有点复杂,既有那种统帅阅师一般的顾盼自雄和陶醉,有时也难免脸红心跳,特别是几处信口开河洒狗血的地方,更令我无地自容。为此,我抽去了原书中的《童谣》和《文章太守》两篇,换上了自我感觉不错的《英雄赋》和《战争赋》。借用一句时髦的晚会用语:希望你能喜欢。

十年前我到上海签售那次,顺便去看望伯父,他当时九十二岁,一个退休的伙伕(解放后称为工友),每天吃带肥膘的红烧肉,喝低档白酒,但身体很好。他对我说:“人和人比,说到底最后就比谁多一口气。书也是。若干年以后,你这本书要是还有人看,你就赢了。”

我不知道“若干年”究竟是多少年,但我理解他的意思:无论人还是书,最大的对手只有时间。我不由得肃然起敬,人到了这把年纪,如果没有糊涂,就离哲学不远了。

现在,伯父一百零二岁了,仍然吃肉喝酒,身体也仍然很好。他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春天,属蛇。

台湾版自序

人的命运中大抵总会遭遇诸多缘分的。认识孙瑞清先生,是在三年前上海的一次戏剧研讨会上。印象中的他,是那种典型上海人的“模子”,却又没有上海人的小家子气,清秀儒雅中透出几分豪爽,活泼泼地像个大男孩。会议期间,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太太,极热情也极有气质的一位知识女性,名字又很有色彩:李翠芝,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:阳光、芳草,还有嫩嫩的童谣。据说他们俩的相识和相恋很有意思:李翠芝是台湾某大学的戏剧研究生,毕业论文是关于大陆“文革”期间的样板戏。女研究生到大陆来搜集资料时,在《上海戏剧》编辑部工作的孙瑞清给了她不少帮助。对于孙瑞清来说,这是他的性格使然,也是自己工作的分内事。但这样两个青年既然相识了,走到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。李翠芝向我索要一本新近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《湮没的辉煌》,她说她在台湾从事传媒工作,在出版界有不少朋友。如果合适的话,可以通过他们把这本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,又说台湾的读者很喜欢这类文化散文,余秋雨先生的《文化苦旅》在那边如何风行云云。

回江阴后,我即把书寄去了,至于在台湾出版云云,我并没往心里去。我是宁愿做文人而不愿当作家的,作家要的是作品,文人要的是心性。要作品则注重收获,且多多益善,最后便难免见出匠气。而心性注重的只是过程,是创作中那种张扬个性的快感,自由抒写的风姿,以及从语境中体味的意趣。至于以后的事,则由它去吧。既然我的这本小书在大陆已经有了大致不错的销路,后来又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“鲁迅文学奖”,在下夫复何求?“岂有文章惊海内,漫劳车马驻江干。”杜子美那样的自谦中其实是透出一股疏狂与自得的。我是散淡的人,不敢奢望过多。

三年前的那次戏剧研讨会下榻在龙华,住所隔壁有一座寺庙,香火很盛的。闲散的时候,我和孙瑞清曾去那里撞过钟,静听钟声的苍凉与悠远,我们相对无言,似乎都想得很多。研讨会一共只有两天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从那以后,我和孙先生的联系也有如龙华寺的钟声那样,渐去渐远……

前些时的一天晚上,我刚刚考察古运河回来,正在书房里懒懒地翻看考察日志,思绪浸润在那风华掩映的波光帆影中。妻走进来,说,有电话,大概是上海的。

果然是上海的电话。“我是《上海戏剧》编辑部的孙瑞清,夏先生还记得我吗?”

怎么会不记得呢?仍然是那个活泼泼的大男孩,只是糅进了几分港台腔,却并不做作,反倒更富于青春的质感。孙先生告诉我,他携太太刚刚从台湾回到上海,台湾尔雅出版社想出版《湮没的辉煌》中文繁体字版,出版社的隐地先生托他转达了对这本书的评价,并征询我对出版的意见。

尔雅的出版物我是看过一些的。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,他们做得

很成功。这些就不去说了。就冲着尔雅这名字,我便很乐意,古汉语中的雅有正的意思,尔雅者正声也。这名字让我想到苍古的风骨和高华雅逸的气韵,想到青铜饕餮和编钟,想到《诗经》和远古的乐舞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那种质朴中的华丽,苍凉中的热烈,旷远中的亲和,悲悯中的真挚,开创了多么令人神往的艺术至境。

那么,就尔雅吧。

随后,隐地先生也给我来了电话。我们谈得很愉快,不是交易双方的一拍即合,而是文友之间的心性相投,一见如故。

其实,一本小书的出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孙瑞清先生和隐地先生,还有那位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的李翠芝女士。

我想,这也是一种缘分吧。

初版自序

1993年10月,《雨花》杂志在推出我这一组文字时,栏目主持人梁晴曾发布了一段相当豪迈的宣言:

散文溪水四溢,跌宕之姿、漫涌之态,令人目不暇接,然少有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。

散文的本体是强大和恣肆的,它力求新的观念和审美取向,既要感悟人生、富于智慧,同时也可以而且应该具有生命的批判意识,对历史和现实有合乎今人的审视品位。

有感于此,我们特别推出“大散文”这个栏目,在于选发有历史穿透力、敏于思考、有助于再铸民族精神和人文批判精神的散文佳作。

现在,这一组被称为“大散文”或“系列文化散文”的文字已由东方出版中心结集出版,它是否具有“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”,只有让读者去评判了。我已经很疲惫,想死心塌地地放松一下。作为一个文人,所谓享受除去文思酣畅时的尽情挥洒外,就是一部作品——

特别是一部惨淡经营了数年而又自我感觉相当不错的作品——脱手以后的轻松了,这时真有一种要羽化飞天拥抱世界的感觉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想必东坡居士那也是在卸了一桩什么负担之后吧?但现代人大抵没有“左牵黄、右擎苍”的排场,那么就下乡吧,回苏州老家去。正是绿肥红瘦的暮春时节,麦哨、菜花、夭桃翠柳,到处蓬勃着生命的活力。优游其间,每一步都踩着一首亮丽的田园诗,红尘俗务有如梦幻一般遥远。

自这一组“大散文”问世以来,虽然各方面好评如潮,但我却一直颇为矜持,我怕破坏了自己的心境,变得浮躁起来。我坚信:一切巨大的力量都是沉默的,一切孕育和积淀都是沉默的。现在到了放松的时候,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倾诉欲,在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,我一边在田埂上漫步,一边追寻那些曾使我心旌摇荡的“感觉”。我知道,那是定格在心灵深处的一幅幅古意盎然的风景。

感觉是什么呢?是陈子昂站在古幽州台上的慨然高歌。在这里,诗人抒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喟,而是一种超乎时空的大情怀。这样的大情怀,在上下数千年中能够勉强与之媲美的,大概只有孔子站在大河巨川前的一句“逝者如斯夫”,而杜子美“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”那样的气韵都显得太逼仄。陈子昂在幽州台上的高歌只有寥寥四句,但这就够了,这是一个深厚博大的心灵与苍茫旷远的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对话。既然是对话,便可以直抒胸臆,用不着那些轻俏琐碎的雕琢。雕琢往往是与“小”联系在一起的:小玩意儿、小摆设、小悲欢、小家子气,等等,这些大抵属于休闲一族。在当今的文坛上,人们已经读腻了太多的休闲文字,特别是那些标榜为散文的精巧玲珑之作。因此,人们有理由召唤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“大散文”。这种“大”当然不是篇幅的滥长臃肿,而是体现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,一种浩然

尔袞、毫不矫情的雍容大气，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和感悟，一种涌动着激情和灵性的智慧和思考。正是在这种召唤下，我从小说和剧本创作的方阵中游离出来，试图在自然、历史和人生的大坐标上寻找新的审美视点，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。

我写得很沉重，因为我从具象化的断壁残垣中，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历史大时代，特别是这一历史大时代中文化精神的涌动和流变。这不仅需要一种大感情的投入，而且需要足够的学识、才情和哲理品格。当我跋涉在残阳废垒、西风古道之间，与一页页风干的历史对话时，我同时也承载着一个巨大的心灵情节：抚摸着古老民族胴体上的伤痕，我常常战栗不已，对文明的惋叹，对生命的珍爱，对自然山水中理性精神的探求，汇聚成一种冷冽的忧患意识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感悟吧。感悟是冥冥夜色中一星遥远的灯火，它若明若暗、时隐时现，让你心驰神往、跃跃欲试，但当你走向它时却要穿越无边的黑暗和坎坷——是的，穿越，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穿越。“我将穿越，但我永远不会抵达。”这是比利时诗人伊达·那慕尔的诗句。没有抵达的穿越体现为一种充满神秘感的过程，这时候你会有如履薄冰的疑惧，亦步亦趋的拘谨，山重水复的迷惘。但一旦进入了感悟的光圈，一切的框范都将风流云散，于是你神游八极，意气横陈，狂放和收敛皆游刃有余，仿佛进入了音乐的华彩乐段。你几乎要跳跃起来，去拥抱那近在咫尺的辉煌，狂吻它每一处动人心魄的细部。但在更多的时候，远方的感悟往往渺不可寻，你只能徘徊在深深的孤独之中。在《洛阳记》里，我曾借助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情节宣泄了这种感受：

这位来自东方的老人踽踽于荒原之中，孑然四顾，苍茫无及。

这是一幅大漠孤影的自然画面，更是一幅极富于象征意义的生命

图像。没有对话者,这是思想者最大的孤独,这种孤独的摧毁力,肯定比政治迫害和生活困窘之类的总和还要大。孤独是一座祭坛,几乎所有的伟人和思想者都是要走上这座祭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生命的造型就是一群力图走出孤独的羁旅者。

我当然不是“思想者”,但不是“思想者”也会有自己的“思想”,而孤独与“思想”总是如影随形的。失却了感悟的召唤,这是创作中最痛苦的时刻,你怀疑自己已江郎才尽,已堕落为蹩脚的三流工匠,甚至想到了因才情委顿而自杀的川端康成和海明威。你渴望有一阵长风豪雨来洗涤枯竭的心灵,于是把废弃的稿纸胡乱地塞进垃圾袋,又恶作剧地把垃圾袋从五楼扔进花圃。然后走出书房,在郊外的山野间呼啸狂奔,或挤进狐朋狗友之间海吹神侃。这时候,你已经远离了文学,认定那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然而就在这中间的某个时刻,你心头突然亮起一道闪电,一切的混沌皆豁然开朗,所谓的感悟正向你澎湃而来,你潇洒地一抖身躯又回来了,并且深深地理解了孤独的优美和价值。

“大散文”呼唤一种沉雄壮阔的大手笔和大气派,但这并不排斥审美灵性的张扬。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或艺术作品,其中都应该有诗性的流动。散文是一个作家综合实力的较量,这中间包括作家的生命体验、人格精神、知识底蕴、艺术感觉和营造语境的文字功力。所谓“综合”,不应理解为工匠式的拼接和堆砌(尽管有时可以操作得很精巧),而是一种诗性的重塑。有了这种重塑,散文才能在“力”和“美”两方面皆锋芒毕露,并走向各自的极致。在这里,我想起了二战期间苏军的“卡秋莎”火箭炮,一种凸现着毁灭欲望和杀戮快感的战争武器,竟然以一个俄罗斯少女的名字作为标志,这是多么巨大的不和谐!其实,这中间恰恰隐潜着火炮制作者的一种审美观,一种对战争的全新解

析：暴力对暴力，只是对等的较量；而美是可以征服一切的，即使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。是的，卡秋莎是美的，那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的清纯热烈之美，那么就把这美的精灵铸入火炮，使之进入炮手的精神方式和战场定律吧。在这里，“力”外化为风情万种的极致之美，而“美”则呈现出无坚不摧的雷霆之力，你死我活的战场态势演绎为一种奇诡辉煌的审美旋律，这就是“卡秋莎”的魅力和威力。我不能不由衷地钦佩火炮的制作者，他不仅是兵器史上杰出的天才，也是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美学骑士的。我想，当他把少女的名字和冷峻的火炮联系在一起时，那灵感无疑是一种天籁。我一向认为，最伟大的作品只能是天籁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“卡秋莎”火箭炮本身就是诗，它已经超越了兵器，也超越了战争、政治和历史，最终定格为一种令人心旌摇荡的雄浑之美。——这正是“大散文”千呼万唤的大境界，它既有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，又有情致深婉的微观体悟；它流溢着历史诗情的沉郁柔丽，又张扬着现代意识的飞天啸吟；它不动声色却拥有内里乾坤，波涛澎湃却不失持重骄矜；它天马行空般翱翔于无限的时空，回眸一顾却尽显生命的沉重。它既是散文，又超越了散文。在这样的大境界面前，我们永远只是蹒跚学步的稚童。

夜已深，远处江涛隐约，山影逶迤，初夏的晚风温煦宜人。妻子已经入睡，似乎正在做着一个好的梦，其娇憨天真别有一种情态。这些人生风景都悄悄地滋润着我的情怀。为了这个世界，也为了眼前这个正在做梦的女人，我还有许多要做的事。《湮没的辉煌》出版了，我将重新回到原先的方阵中去，毕竟，那是我操练的主业。但有了这一次的远行和修炼，我的小说和剧本创作或许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。我从苍茫远古中走来，史识和灵性铸就了我手中的长剑。壮士出山，剑气如虹，啸傲江湖的日子当不会很远。

目录

修订版自序	1
台湾版自序	6
初版自序	9
寂寞的小石湾	1
驿站	18
湮没的宫城	38
东林悲风	62
小城故事	86
走进后院	111
百年孤独	133
瓜洲寻梦	156
遥祭赵家城	179
泗州钩沉	204
石头记	226
洛阳记	246
英雄赋	272
战争赋	302
母亲三章	331